

原住民族研究的微觀與宏觀

原住民族研究のミクロとマクロ

Micro and Macro Approaches to Aboriginal Studies

李台元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觀察 原住民族研究的學位論文的發展，近20年來呈現明顯成長，以「台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資料庫裡與原住民族有關的論文檢索結果，高達3,413筆，且有逐年增長的趨勢，不僅顯示原住民族的研究受到學界重視，也意味者原住民族研究議題與當前社會的發展愈加緊密連結。

研究領域大量關注教育

這些研究從研究領域來比較，原住民族教育領域的論文，所佔比率相當高，

計有700多筆，近五分之一強。在2000年以前，則僅有55筆。在2000年以後，原住民族教育的論文累積迅速，近5年來更如草木叢生，研究題材讓人眼花撩亂，以致於在研究寫作上，文獻回顧反而不易覓得重點。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閱讀及比對原教界第75期原住民族的博士名錄，卻可發現，原住民族



教育研究的論文雖汗牛充棟，但原住民族教育領域的博士卻寥若晨星。以此類推，研究論文與研究人才難以對等的情况，或許可見一斑。是故，原住民族研究在教育界，除了研究內容本身值得探討之外，研究產能與高等教育人才培育之間的關聯性，似應在原住民族高等教育發展的層面進行檢討。

微觀的研究議題居多

目前的研究論文以微觀的研究議題居多，微觀研究並非不可行，但須具備明確的問題意識，要能解決迫切的原住民族社會的問題，否則只是個案分析，不容易推衍到全體。舉例而言，一篇教育領域的論文名稱為「學校與社區家長的互動關係：一位原住民女性校長的理念與策略」，研究方向看起來四平八穩，但副標題可能侷限於一位原住民校長的觀點或治校措施，恐難以應用至其他學校甚至整體原住民族社會，更重要的是研究方法或問題意識一旦未能釐清，則其實證價值與學術應用價值亦將受到挑戰。另一篇與語文教育領域有關的碩士論文名稱為「故事結構教學對國民小學一年級

原住民學生閱讀理解能力影響之行動研究」，若非使用全面普查或深入的田野調查，也可能陷入見樹不見林的窘境。誠如科學研究的普遍認知，個案研究的最大缺點即為客觀性不足。姑且不論研究者的民族身分或論述觀點，微觀研究或個案研究，仍需要研究者具備相當的洞察力。

另一方面，宏觀的研究並非付之闕如，若研究方法運用或研究取材上有所不足，可能落入欠缺實證基礎的質疑，對民族社會及民族發展產生的影響力也將受限。舉例而言，「台灣原住民族國中學生能力觀之探究」或「台灣原住民族教育的批判論述分析」等研究，縱使希冀提出整體論述或批判見解，卻也可能缺乏比較研究論據或缺乏客觀論據。換言之，宏觀研

目前的研究論文以微觀的研究議題居多，微觀研究並非不可行，但須具備明確的問題意識，要能解決迫切的原住民族社會的問題，否則只是個案分析，不容易推衍到全體。



究仍需要實證研究做為基礎，否則往往流於泛論。是故，如何在宏觀與微觀之間取得平衡，是未來的原住民族研究需要優先考量之處。

探尋原民研究的真正關鍵詞

從研究議題或研究方向來看，除了上述挑戰之外，最為關鍵或是最受注目的指標，應該是實證研究是否能夠緊扣當前的原住民族政策，研究發現是否能夠回應原住民族的歷史與社會的種種議題。

回到學術研究與學術應用的本質，原住民族研究肩負的並非是民族文化傳承或民族社會發展的現實壓力，而是如何覓得「關鍵詞」，一如論文摘要的關鍵詞，必須提綱挈領地讓後續研究者體認到研究課題

的重要性與系統性。例如，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的關鍵詞，是否能夠從語言結構的面向，延伸到語言復振、語言活力等當前的新趨勢。又如，原住民族教育研究的關鍵詞，是否能夠從單一學校、教師、班級、學生等微觀角度或枝微末節，拓展到民族教育政策的整體規劃與實踐。個人研究誠然有其限制，但在研究資料與研究觀點上必須有所突破，研究結果方能讓讀者耳目一新。

回顧以往的研究，認真地探尋原住民族該往何處去，不僅應當考量原住民族研究論述的主體價值，更有助於碰觸原住民族語言、教育、文化、社會等各層面的民族發展。如何讓原住民族研究接地氣，改善目前的體質，使得原住民族學術展現生機，正是研究者需要省思的課題。◆